

# 娘说，我不爱吃鱼身

□ 黄雷(壮族)



人到一定的年纪记忆力就会开始衰退，我想趁尚未糊涂，慢慢回忆记录下一些过往。

我从小生在山区农村，家境贫寒，村上我那一代人没人上过幼儿园学前班。

小时候我是一个小胖墩，矮圆肥短，村上的人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爷长”(壮话圆矮胖之意)。

在我们村里，无论男女，出生后都会请个师傅来登记生辰八字并起小名，而且大多是壮话名字，有好多音是无法译成汉字的。大名一般到上学时才请老师或者有文化的人帮起。所以，在壮族地区现在尚有些长辈没有大名，常常看到的李卜X、刘七X、罗日X、张的X……这些就是没有大名的。“卜”就是壮话父亲的意思，比如“卜牛”就是牛的父亲；“七”是母亲的意思，“七柳”就是柳之母亲；“日”是壮话对男的指称；“的”是对女性指称。

我6岁那年，就要报名上学了，母亲把我领到离家一公里的学校，这是一个教学点，只有一个老师。简老师家在隔壁村，他一直在这个教学点教了数十年，我家四兄妹都是他的学生。

教学点只有一间教室，共有一二两个年级，简老师是全科教师，布置一年级写作业，就接着给二年级上课，如此轮流交替开课。

母亲是个文盲，她只好请简老师帮我起个大名。她说，这娃在家很捣蛋的，家里的板凳全让他当车来拖推，基本上没有哪张是好的。一旦批评他就像天上的雷公一样怒发冲冠，还把板凳举过头顶直接摔地，这回送来学校请老师好好管教了。

简老师听后灵机一动：“哎，有了！就叫黄雷！”我很感谢老师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也感恩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

母亲是个能干的人，在我心中她是一名勇

者。她很拼命，在挣工分的年代，干活做事总不输给男的。不仅把公社分到的四份责任田耕种得很好，而且还向山开荒造地。她说，别人家的孩子上学总拿个芋头啃着走，我开个荒也种种，不能让孩子看着别人流口水。

母亲的经历很坎坷，不服输是她要强的性格特点。

从小听母亲说，家门口河里的鱼特别多，但穷人家是吃不起的，因为没有油煎。从记事起，每次有鱼吃时，母亲总是吃鱼头，把鱼身让我们吃，她说她爱吃鱼头。其实，谁不知道鱼身肉厚呢。

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小小的年纪就挑起家里的重担，她性格倔强从不服输，驾牛耕犁，下河捞鱼，垦荒造林……样样都是行家里手。母亲还心灵手巧，针线裁缝活做得很好，我们四兄妹小时候的衣服全是她自己裁制的。

母亲记忆力超好，我一直自叹不如，非常敬佩。虽然未曾上过学没有文化，但一直到现在，却尚能清晰地背诵“老三篇”、毛主席语录等。

母亲在家中排行老大，什么活她都得干，也因为这样，她变成一个很干练、坚强的人。生活和环境很能培养锻炼人，由于母亲记忆力好，最高指示和语录，她不光能背，而且还能运用在生产生活中。

参加活动多了，母亲自然而然地记住一些文字，如今已近80岁的她竟然能识近千个常用汉字，阅读一般的布告通知及小宣传单不成问题。

母亲还是个山歌王，不仅山歌唱得好，而且还是一名歌师。编歌对她来讲，信手拈来。母亲不仅编得快，而且用语生动深刻且应景达意，当中还有韵律及多种手法。在我们当地十里八乡，哪家有婚娶、生娃、人宅、上梁等大事，特别

是婚娶时的对歌，非母亲到场不可。一般情况下，这种场面对方都很难唱赢母亲。

母亲的民歌内容类别涵盖很广，有养育歌、孤儿歌、婚娶歌、连情歌、背带歌、生辰八字歌、人宅歌、功德歌、劳动歌、丰收歌、仪式歌、时政歌、斗智歌、辛苦歌……品种多，唱法多，且运用的各种修辞手法也很绝妙。耳濡目染中我发现有很多韵脚和韵律和书上讲的一些规律有所不同，有类似骈文、比兴，有诸多韵还跳出了常规，甚至有些是从句尾用反语反句，有些是前句尾字压次句首字或二、三、四字，有的还在一句中呈现几次反句，相当有难度。

随着我们四兄妹长大上大学，家里开支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初，母亲只好学着做生意补贴家用。她从这个乡收购一些米油之类的，再转到另一个乡去卖，赚上一些差价。每个街日回来都能捎回一两斤猪肉，母亲觉得既满足又高兴。

母亲的生意是个苦力活，几百斤的米油，她一个人扛着上下车。当时村里人往来乘坐的都是后驱动的拖拉机。一大早几个同行同包一辆车，不论寒暑雨雪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生怕母亲这样“扒车”太冷，我把在校时的一件皮衣给她穿上。这件皮衣让她又得了个外号——“霸皮衣”(壮话意为穿皮衣的大妈)。

母亲一生艰辛，但对人仁慈友善。收米油从不短斤少两，而且很讲信誉，群众都乐意卖给她，有些还专门预约等着等“霸皮衣”来再卖。这样的“飞车党”母亲当了好些年，估计也赚了几个小钱，但她全都用来供我们读书了。

如今，我们四兄妹都在外工作，母亲不习惯进城，一直住在农村。一旦空闲，我都会回家和父母吃顿饭，尽可能一月一次或两月三次。每次回家，一接到电话，父亲便第一时间往鸡圈

跑，捉土鸡给我吃。每次回老家，父母总是让我吃饱了又还打包一两只土鸡带走。

我的老家就在世界长寿之乡巴马的源头，是世界地质公园，也叫世界寿源，风光秀美，是个养生养老的好地方。这里民风淳朴，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食材特好。比如，我家的土鸡只需加水加盐烹调，连姜丝都不可用，汤清味鲜肉嫩赛仙汤。为了让我们有吃有拿，父亲还特地田头起了个专门的“鸡房”，说确保给养平衡。

母亲识礼讲礼要礼。她说我们四兄妹都不在家，平日生活生产等，村上的人对家里特别照顾，凡有粗重累活及一些农事，诸如犁耙收割等，大家都经常随手给予帮忙，而且都不收取任何费用。每一次，母亲都会电话向我一一讲述。每每谁家有啥事，母亲都会亲自到场，当有重大要事，都会要求我们几个孩子赶回参加，说要知恩图报。

母亲年事渐高，但身体还硬朗，思路也清晰，记忆力也还很好。前两年还学会用微信，天天在微信群里传教山歌，有时候唱得人迷一直唱到三更半夜。每次回家，我都和闺女讲，奶奶的这些山歌是个宝，有时间要多向奶奶讨教。我给母亲买了“小蜜蜂”和录音笔，请她在方便时把她会唱的山歌全部录音保存下来，待我腾出工夫再好好地整理编译，这一定成为传家宝，也会为民族民俗民间文化添砖加瓦，提供研究参考。

## 父亲的相片

□ 韦兴宗(壮族)

两年前的父亲节那天，我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歌《父亲节》：其实我对父亲的形象已经非常模糊了，直到我发现了父亲留下来的那一摞黑白照片，那些陈旧斑驳的照片就像一缕缕春风，吹走了我记忆上的落尘，对父亲的记忆变得清晰而亲近……

父亲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工作，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和几个同学去参加工作队搞“土改”了。奉父母之命才回来和母亲结婚，听母亲说，结婚后没有多久又出去了。先后到了以前的河池都安县烈烈、百旺供销社工作，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调回来宾县城厢供销社。

父亲和母亲聚少离多，在印象中，只有到了春节父亲才回家和我们一起过年，所以对父亲的记忆都是模糊的、不完整的，觉得自己缺少了父爱，所以内心深处有一种恋母情结，长大后甚至有点埋怨父亲，为什么不把我们带在身边，陪伴母亲一起生活。

父亲因病逝世一年多后，我才中专毕业参加工作。有一天，我在整理旧书柜时，发现了父亲留下来的几本笔记和一些发黄的老照片，笔记本已经让蛀虫咬得“漏洞百出”了，但里面的文字依稀可辨。笔记本除了记录日常的工作外，还记下了父亲当初离家外出工作的原因：我的爷爷，共养育有六个孩子，四女两男，爷爷奶奶都靠打长工养家糊口，由于都没有念过书，斗大的字都不认识一个，爷爷这辈子深受没有文化之苦，所以对这两个儿子要求特别严苛，发誓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读书！父亲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于是在武宣读初小时就和几个同学结伴而行，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参加工作后父亲省吃俭用，经常一

块两块地往家里寄钱，用实际行动报答家人。工作期间他自学了很多文化知识，工作任劳任怨，但对孩子的教育培养，对母亲的关心爱护心有余而力不足，心里一直很愧疚，总想找机会好好补偿那份缺憾，所以每年回家过年的时候，写对联、劈柴火、挑水喂猪这些事都做得很欢快。吃年夜饭时总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看完这些笔记后我眼里噙着泪花，仿佛父亲就坐在我身边，讲述着久远苦涩而甜蜜的故事，而那些发黄了的照片就是父亲人生轨迹的最好记录，至此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苦衷，瞬间觉得父亲就像一颗伟岸的松树，挺拔在贫瘠而厚实的土地上迎风傲雪。

那些照片大概有二十多张，装在一个泛黄的档案袋里，我把它们倒到书桌上，仔细一看，其中有三张是我的相片。一张是1980年的“六一”儿童节父亲带我到来宾照相馆拍的，那时候的我穿着一双凉鞋，裤子的膝盖处缝有一块四方形的补丁，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第一次有儿童节的仪式感。另外一张是1982年在南宁邕江桥头照的，那是父亲去南宁检查身体时顺便带我到南宁“见面”时拍的。他带我到邕江桥上，指着缓缓流动的江水说：“看，毛主席到南宁视察工作时曾经到这里冬泳。”然后就叫我站在桥头的栏杆边，说在这里照相有纪念意义，我当时的心情特别激动。还有一张是我和弟弟与父亲的合影，那是1981年的“六一”儿童节，他刚刚调回来宾工作不久，我清楚记得，那天他特意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百货商店，为我们买了一件白色的背心线褂，他自己买了一件圆领白色T恤，换上新衣服后直接把我们领到来宾照相馆拍照，这也是我们兄

弟俩与父亲唯一的合影，睹物思人，唏嘘不已。

这些老照片中，最早的一张是1951年11月21日，父亲在柳州干校拍的，当时的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脸意气风发的样子，国防装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口袋上方有一条写有名字的布条。有一张是1959年10月他到南宁参加“先代会”时照的，照片上的父亲胸前佩戴着红色的飘带，双目炯炯有神，相当帅气……父亲的相片记录着他的人生轨迹，父亲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为人和善，和同事们和睦相处，工作都得到认可和肯定，他箱底压有一摞厚厚的奖状就是最好的见证，有“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等。

这些黑白照片虽然时间跨度有点大，但大部分依然清晰可见，有几张边缘已经发黄了，已模糊不清。无论如何这些照片都让我激动不已，父亲离世多年后，这是他唯一留下来可以触摸的物品了，它们让我对父亲的记忆变得清晰而温暖。我如获至宝，赶紧把这些照片整理好，委托朋友拿去一家专业的店把他们重新翻拍装裱起来。

这些用红框装裱好的相片颇有年代感，他们用无声的语言向我述说父亲的人生印记。睹物思情，在一个周末，我驱车六十多公里，把他们带回老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郑重地把这些老照片挂在祖屋厅堂的墙上。每年的清明节和春节回老家祭祖时，我都会把这些珍贵的照片擦拭一遍，向子孙后代讲述相片背后的故事，勉励他们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感恩伟大的时代，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回馈社会……追思过往展望未来，我想这也是对父亲一种最好的纪念吧。

## 这些年，那么多的花 在山上烂漫

(外一首)

□ 唐璜(壮族)

在坳口

在高山上

那么多的花骨

洁白，赤红，或是紫色

缤纷的样子，一度

在虚空中烂漫

它们是梨树，桃树，无名树

金色的蜜蜂，偶尔

振动小小的翅膀

无忧无虑地来往

我望见一朵与另一朵

三朵与更多朵

羞涩地，亲密地挨着

像是春天的禅意

没有多余的装饰和下落

帮扶对象的陆叔

是我五年结识的亲家

每天，都上山几趟

来回折腾

常常，下来的时候

顺便就带些花事

在夜里唠叨

寂静的山坡

确实，琢磨了

好久

发现，那时扶贫工作队

把山上荒芜的土地

修整一番之后

村庄，就焕发了生机

那一丛一丛的排着

让，长得

参差的油茶

满坡锃亮

让寂静的山坡

结上沉重的果实

犹如是要从帮扶户贫

瘠的身体里

掏出的，久违的

幸福